

由庚堂集

出庚堂集卷之三十一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書牘

孫月峰

內臺特拜大愜輿情不佞喜可知也往者旁
觀今者坐畫任重望碩宜有建樹以荅喁喁
不佞殊厚跂焉見前舉動覺向好邊而波靡
未定隱隱起滅則何以故承諭難言宮耶府

耶杞懷茲甚矣大都此際必須巨公皦然無
累天下之物而又灼然能平天下之情居常
鎮以凝定當機急用鉗錘乃克旋轉一番耳
惟門下麟皇山嶽高軌誰攀顧片言大呂轉
瞬層雲窺測亦復不少願更淵停機發神廓
智周力量逾大裨益尤深也恃愛敬及之大
司馬力禁鑽營極快人心但恐內豎不便久
莫能持則須加定力耳長昂報警西酋哈不

慎等以數百夷駕言打牲青酋則大勢無動
安得衆二萬此虛聲恐喝也惟是史安猾酋
日謀狂逞此中八百里長邊二十年積玩前
者釀成而不佞值之處處周防日日隄備幸
不敢深入所謂當局者十分苦心而坐觀者
一番另眼也安得如門下高議鼓奮邊人令
不入套局乎率爾佈衷惟門下崇炤塞鴻有
便願時詔之

又

客冬附使者以謝亡何遂有畱都之補心知
涉世之難走疏控辭而爲諸老所持謂方會
推未下事理非宜不得已辭家至武林亟造
訪不亦遣一力起居乃馮限太過隨行止兩
三僕遂促程之任卽欲覓便羽寄訊未得也
近會水部令甥悉道履良慰復得讀居業集
介然命之蓬心爲豁矣不敏寡學初有志經

世而疎盪亡當退而一壑安心繕性而未有
得慊焉醉浪是思今茲之出也竊幸邸中清
閒省緣立課欲將五經尋繹一番次及左國
史漢而以唐宋史取關經濟者鈔爲一編我
朝則自近而前從嘉隆兩朝摘要依年類事
以爲實錄鈔蓋舊所纂者藁入祝融今精力
不能多記取切實關涉者識之而已詩文作
者已多我第周覽其間如觀山玩水經傳內

典至理精深我願遊戲其中若喫飯穿衣用
則殫力大作舍則投老仙都行不願外立不
易方如是爲規而不知其能副不也閱尊集
間有及此者特以請事惟詳詔之播事已完
外寧更可內慮本原之地竟莫得肯竅措手
轉旋如之何所幸天祚忽然平復爾人材難
得卒有緩急非在肘股將何爲應門下寧無
意乎令甥玉潤大是國器暫借留署靜觀精

鍊它日當有鴻樹敬爲誦之率次勒候跂惠
德音

又

往不敏追隨門下蘭省時行年未可與立門
下亦纔踰二三一何壯也迄東土從門下受
事則門下已稱艾而未艾也氣完神王光浮
眉宇竊幸社稷之身強健宜爾而今門下六
十壽矣側聞之呂甥虞部君稱門下善飯中

夜批諸書猶作蠅頭字適適可知而不敏喜
可知也十載睽違拘株白下無能登龍躍雀
畚耨鞠臆爲門下壽又素不嫻于文卽聞命
虞部君而委頓北征歸而局促不能脩酌者
之辭以時奏記主臣何以爲解所有溪毛走
一力跼進而會虞部君有信使謂可傳之往
不敏亦遂不欲以交交重繭溷掌籤者惟門
下無討其不共而存之幸甚頃入都睹時事

輒概于衷私念安得我月峰先生握大斗而
斟酌之願門下加七筯且治舍人裴端以爲
祝未它談少間當有請焉

又

日爲壽文不成章儀不成享乃門下取其文
不入其儀媿悚均也比來興居何似產麟何
似景默諸丈俱自晚得之德門孔釋當自送
第亦宜加之意焉此不佞所爲拳拳也時事

大不可着耳主心不能回於瀕危臣職不能
挽之轉石爲今計者祇有合九列庶寮壹意
待罪候 旨而不入署一切罷視事積誠動
之或徼省悟耳顧人各有心重於去國徒稱
疾生玩無益也島外多虬髯之流礦稅改絃
奸豪持之急則走而從彼異日訐自此起又
賢才伏野者憤世已深一旦出而各爲政宵
人借之生它端將各爲朋未易調也須得大

賢秉均重鎮潛銷庶可望幹濟乎邵不朋又
處相驩兒輩受益無量今其旋也八行奉詔
新刻六種請政縷縷未展明夏至武林謁晤
盡之

石司馬

方今中外多事惟在廟堂之上不搖紛議封
疆之臣無懈脩守同心實濟要歸安國安民
而已倭情果就羈縻得靖海氛專精內衛寓

宇無疆之福也第倭狡未可信爾山東事勢
救荒爲急目今青黃不接奸宄生心殊爲可
虞謂宜多方拯賑貧民以安人心盡法防處
亂民以消禍本近者處米六萬石再發兗東
州縣接濟煮粥之需處銀各數千兩再分發
萊登州縣廣行通商之策又以防海爲名青
州安東一帶分布鋒兵以防各處之流突以
護運爲名濟寧滕嶧汶上一帶分布快兵以

防河舟之搶掠但有窮民卽行收食但有搶劫卽行重處州縣官停止一切簿書專理荒政守巡各道裁減一切騶從躬巡督察不肖精神與之流貫一時頗覺盡心卽有盜竊或無他虞但雨雪少降麥信欠佳人情皇皇若五月再無收成將來事勢益難支必有意意外之變又當作一番區處矣不肖日久冰惕心思雖竭而才綿力薄恐未中綮惟時教督焉

海上收斂須緊急方行今且相時酌量防守
未可周章以皇惑觀聽大砲已造一二餘以
次奏記不具宣

于穀峰宗伯

北征兩登龍辱款愛清夜劇譚聞未曾有不
敏亦遂浪言不知骸之脫也惟門下之洗我
善耶虛往寔歸每一默注便如坐春風中感
幸亡喻卽日興居茂適無忘橫目之民難逐

洗耳之侶太平有屬萬萬加餐不敏歸憇清
邸仰斗澄心時有深省唯長林在念日思故
山仙都台鴈之間亦有畸人栖臥欲與結世
外之緣作岑寂功課固知方便圖逸非大方
家任運高標而自顧無能聊處其近不審以
爲何若爾風便附謝并候台祉大作題通惠
想已就敬遙拜祇頌惟揮發幸甚

蕭大司馬

套虜昔輕于尋盟今遲于赴市明懷鳥獸心
蓋與東虜呼吸相通彼方挾賞此中仰其鼻
息益長他心且東虜勢大而一套虜地醜而
紛卜失兎係套主而不能自主莊明挾尊睥
睨甲起乙伏莫有統紀故講折撫處倍稱難
焉惟是戰守之備誠有可恃則權握自我相
機而處彼亦難逞其狂不佞自抵鎮之日卽
與諸將吏重圖之時當秋防以太將居重整

練路將守疆戒嚴所司先事收保更擇謀勇
閒將若王威杜松等分領健兒張左右翼按
伏以待彼來無譁則靜息斂備彼先作訌則
應機夾堵時飭戰守以爲維款之地頃夷使
至明與之言如約卽款過求卽拒順則予款
爾毋我疑逆則斷款我毋爾徇夷使唯唯而
去近報諸酋多聚部落環甲裹糧聲言加賞
大都欲如東虜之要挾耳今惟鎮重待之堅

守經制權示羈縻過不我先應不彼後雖犬
羊無厭之欲固自叵測而在我有備之守或
無大虞計九十月內有定局矣敬聞于典籤
者幸明詔之

趙吉亭司寇

往奉教勉欲從事以少蘇子遺而力小智短
未能有濟則日兢兢焉已檄各道巡行郡邑
各邑令巡行阡陌食粥凡六百萬人近荷徼

主恩發賑雨澤助順似覺小安荒瘵之餘得
蠲起運錢糧方獲休息一切追輸訟鍰業俱
令停緩若仍催科民將焉如不敏已身任之
卽課殿躬請受罰決不忍獻朴重寒蟬之誚
矣已咨司農乞多題免惟門下爲桑梓贊俞
幸甚諸所不逮請更端詔之

耿楚侗先生

閩嶠奉違顏色亡何遂乞一丘息影深林聞

問踈絕時雖載通尺素間屬浮沉而塊處十
年便同鹿豕以門下道誼國士之知亦多缺
焉寒溫之候踈節安所自文頃不自意起家
上谷遠役邊陲亡繇申訊函丈近者移秩中
州倥偬初至方圖起居而復有西塞之行矣
駒隙萍蹤念之於邑竊惟吾道自有嫡傳王
盟必歸名碩不肖無敢遠引卽所睹記若羅
文恭鄒文莊諸先生兢起一時共肩大事經

正民興羣喙頓息揭日行天後學是賴其力
奮而功易收近來人自爲學多事旁求張楚
夜郎分魯而教自非門下獨力擔持道術幾
爲天下裂矣然自廬山先生蚤往朋志多披
其心苦而力倍于前人所藉仲季爲輔振武
程門世有瞻式庶幾廓清之績焉不肖樸櫟
無足比數巖居十載一念脩持不敢自棄于
師友之訓出山以來隨地鍊磨覺有增益于

繇就正惘惘甚也倘門下不鄙而終教之庶
幾勉塞萬一乎專介申候并佈其愚委照不
既

趙心堂司寇

白下追隨坐春風最久受愛最殷別來過百
日爾河山不殊話言日遠停雲瞻斗寤寐爲
懸惟門下之入不敏者深也錦里晝遊未繇
申訊忽拜翰惠之辱知探春武林湖光山色

盡落吟弄中不減浴沂歸咏之趣溽暑困人
聞之如踏層冰心涼復熱恨不得躡屩相從
于三竺兩高間聽黃鸝和松聲鳴也中事調
停無大齟齬汗反未收澤漁且竭亦便未可
帖席至銓臣垂刺市井羞稱張距裂唇清朝
未有甚主疑而僨國是則不直在學術而關
心術矣旋幹鎮銷非平時冰徹臨機斧斷不
能辦此則門下其人那得便遂綠野之娛願

暫抑此念以慰喁喁可也不敏北旋懶嫚日
甚課子之暇盡付隱几來歲四月滿考走西
湖韜光辟暑徐圖進止維時門下已入鈞統
嘯吐懃渠恐復羨鄭生偃息綠陰中得大自
在也使旋率勒佈臆謝當暑之賜近作呈覽
新詩必多可令邑人聞乎附以請

謝繹梅司農

頃率爾奏記方抱主臣顧辱報翰兼誦大疏

心伏蓋臣籌國苦心卽敬輿輟惻不加此矣
天聽良高能無動念追惟不肖通籍時聞京
庾有十年之積一旦空虛至是真足悚凜知
門下自有訐籌不佞邊臣也請言邊計夫邊
兵額日減于昔餉安得浮于兵年例之日增
以民屯之日縮卽如榆鎮民運惟延安邊邑
完不能及數餘若西鳳漢慶若河南俱全完
今一同之延安邊邑矣當時不行督責日玩

一日積負愈多安得不取盈于京運無論邊陲卽江南有司肯一心體國不憚勢家不縱吏蠹無分介我內外當必有濟若邊臣之悉心查覈虛冒就中調劑撙節一分卽免一分之匱不佞雖宵劣敢不重圖惟門下教之

顧冲菴司空

往坐雲心臺門下指顧雲山十萬儼然登壇不敏叅拜下風仙仙霞舉此一時也睥睨宇

宙迄今門下壯元老之猷不斂執鞭弭以從
盈盈遼濟誼在同舟移夢境而真之詎不厚
幸第門下命世才不斂不足承萬一獨所稱
遺肝膽同臭味者若將似焉而復恍然失也
叠辱手翰具戢記存班軍請畱出自迫計幸
毋拘往議曲成之至望

又

元老壯猷羣雄效命知驅小醜如振落耳顧

大將之才亦不易得以愚所覩記榆林將藪也而指屈者二其一今遼東總戎尤君繼先業登壇矣一則榆林右營遊擊王國棟猿臂善射虜知其名臂可立二人而忠赤廉靖有古名將風又守備王威操守杜松咸負才勇可當一面將來定有樹立者惜西陲已款無所展驥足不佞欲用之山左而苦一時無著處若得在麾下推心使之決不負干城之寄

願已言之本兵云卽當破格用之第不佞非
自用則欲其爲麾下用亦一念好賢而恃同
心之誼非泛泛推轂已也幸畱神毋爲他處
所得何如

又

白愚谷把臂後不得晤丰神薊門題尺一後
不得時聞問平生寤寐賢豪矧門下有千古
之契奈何不令人思欲老也泰華河海世共

指爲高深門下自棄拔震世人目獨不佞見
其裏爾昔嘗獻評謂門下叱咤指揮前無老
將搦管吐繡前無文人至其空明脫落若上
座高足經世出世惟心所現當時門下似謂
鄭生知我今助業文章名滿寰區且以六月
之息了三世之因其遊方內外而直達本原
當復以過去爲幻而以未來爲究竟乎當下
現在亦復如是門下其以何者爲真我可示

鄙人一斑否不佞祈仙二十九洞天中人也
十年靜觀一日起而兩出塞作萬里遊歸幸
山靈猶未見拒結廬仙都赤壁之巔卜窈仙
釋巖下生斯遊斯逝斯藏斯數禩之間山靈
首肯而進之樂而忘世亦以忘死乃復爲造
物所弄驅之白門請乞不得念地肺天都雲
霧之窟疑有六朝畸人疆來行脚容臺清間
檀欒多似故山一月九押座十二時半蒲跌

携二三子讀書齋頭經聲喃喃亦自會心稍有窺省獨無繇請正門下傾吐頽頽之悰爲快爾輒因風羽問興居不腆將侑惟門下麾炤盈盈一水雙魚不乏願奉德音慰稠饑焉

馮琢菴宗伯

時事紛拏門下握筦秉衡萬端調翊運于四虛而歸之一濟世道幸甚方春得士士之名于世者悉在公門文體楷程靡靡丕變人心

士習復幸甚顧今且選雋入讀中秘書矣異
日主持寓宇數十年繫之養自今日始得門
下爲師熏脩觀發應有翹然奮者身示之平
其誰頗漸之和其誰兢範之清其誰濁鍊之
典章經術日新而月將其誰以閒時佚而周
章于臨務此門下今日作人之能事而不敏
日夕所籲注而樂觀其盛者也謹以此爲門
下賀且重爲望惟門下加之意焉

戴鳳岐年丈

全秦百二形勝擅于八埏門下保釐之暇曲
江花鳥政復親人鴈塔雲霞亦復媚目把酒
稱詩關河生色此時當憶遠人不也邊塞苦
寒春暮纔一舒柳言念二三兄弟同事一方
而迷離隴樹咫尺層雲復自黯然爾陝當連
稜之餘生計蕭條延州以下尤甚催科之難
已非一日兼以土輸皆供邊卒蠲則嗷嗷何

待徵則竄竄無措卒難劑調惟是郡縣得人
分猷共念勞來安集荒蕪盡闢無失天時庶
幾少有濟耳今得門下提衡敬爲三秦萌隸
快有天矣率復不盡幸炤在

劉晉川年丈

山中人初出山也似三家村漢入市茫然旣
到白門風物清麗曹務稀閑邸舍檀欒恍焉
故山忘其爲客矣退衙蒲趺聽二三子讀書

丙夜殊自會心幾于兼隱焉時與廷推魏汧
且下賴知臣莫如主不輕奪我清都政自愉
快惟是嬾嫚日長不歎長安絕問卽知己之
側亦復踈曠他可知已忽辱翰貺深戢記存
之厚世事紛拏杞憂不斲惟門下重圖之加
河謂可濟運弟以救荒會題者聞老丈亦加
念于此必有見聞費不宜省省則不能深廣
方舟難行須明目張膽爲之乃克濟耳高明

以爲何如

又

伏承手示兼貽冢公諸札不肖不能得之慈
母者得之諸鉅公感豈能喻文成何人敢望
萬一獨聞文成被言時擲効疏于地徐而讀
之俱屬烏有怡然以釋不肖時識之心今聞
言幸無干涉亦遂洒然則文成我師耳辭場
之事當時即某對其子弟聲言不肖故爲引

避令人尼之其子弟流涕飲恨楚僉公傳言
致論時台下目擊鳴其不平今復秉衡力爲
剖白亦匪偶爾至謂不佞前調部時相國尚
不識其人後以辭塲謂不佞借其子弟立名
旣謫之外復令之歸若有知援宜不至是舉
朝相嘆昭于朗日誠如門下言卽不佞自白
寧過是哉故事覆改無有以不任之撫臣需
河臣總督之用者此之破格益媿難堪矣出

山卽無他樹灾荒救濟奏報者六百萬人減
餉至十六萬金庶幾少追罪于山東父老惟
是終負台下知眷且費侍史心口爲耿耿耳
率勒佈謝無任悚息

李及泉年丈

山房晤語豁我蓬心大梁追隨失之交臂離
合之懷不可道已薊門鎖鑰重於九關得借
旌旄籌邊許國大疏娓娓起數十年之玩而

新之乃知賢傑作用自別尋常爾方今世路
似亦清夷而內議紛紜國本未定邊疆多事
杞憂亦復不少總之廟堂有定議任事有真
心天下事尚可爲海內幾何人不無望於仁
丈也不肖山澤之癯適在豐州前後出塞無
尺寸樹顧境足練心似有窺省就正亡繇臨
風延結小刻三種附去亦足以知趣之所存

曾景默司空

鄉者以南陽林別駕爲郵得聞問今已久矣
然時時睹丈大疏與聞所爲保釐中土狀輒
喜不寐追惟長安二三兄弟讀書道古時類
欲樹尺寸相期許今丈振望中州寧宇丈揚
勩邦土兩皆人傑世所倚恃獨弟不敏作溝
中斷然仙都愚谷年來酣飲山川有窺靜業
似不盡負初盟乃一旦起家走疏不得遂疆
赴白門奉常清閒殊足兼隱復賴主上明

聖不他徙得守故邸十日三在公復祇半餉
退衙靜觀遂成居士兩兒習三禮稍讀父書
長者家居奉丘隴五孫俱入小學通章句有
一二可進今俱任之斷慾省言延年繕性而
已無前之烈以付門下惟重圖之政思通候
會令弟比部先生推誼存貺閒邸因之申訊
近來起居竊所願聞弟之寡昧且望砭劑毋
金玉介音于飛鴻幸矣

又

日者勒尺一聞問得箋教知石麟已送至亟
向家人道之欣欣生色讚不容口通家關情
自如是惟老丈喜可知也三十年相與念老
丈才品榮進素定歎此願未早遂時時嬰懷
今乃知主嗣神君爲老丈擇寧馨良不易須
得其可者徐徐云爾若我家豚犬固易與也
中州恩澤汪濊鍾奇于長君生而魁杰壯自

拔群便從頭角得之且一發其祥螽斯日衍
又見玉樹之森榮也快何可言無物可將賀
作一詩書扇頭又不足觀然啓育塗山甫生
嵩嶽自謂親切耳以袍笏佐之簪佩自君家
物唯是兒輩頗易養以衣加被如其日長日
壯可爾閒邸不能遣役齋致敬附使者以上
時因視篆成均方事季試稍稍稽使者惟崇炤
不宣

李見羅先生

自東土附尺一于鄧判奉候函丈迄今未得
報劄始知作洪喬也世事浮雲聖賢素位自
得正在此日子欲無言與與言終日自是一
機當機時出默識惟宜竊知先生此時杜權
泰適可者與之真心願學如難其人不以學
假人且息陰止辯鏟采收聲亦實際事也不
敏一丘已安再出非質白門幸多賢友靜業

精持不復作孟浪語惟放得下便提得起歛
得來便拓得去真詣爲難敢忘有事政不在
口吻間耳何日請正臨風延結

呂新吾中丞

頃不聞問乃心無一日去左右泰岱海隅惟
門下汪澤在焉時一想注恍焉論心攷政于
有道之側則精神所浹者深也門下霖雨三
晉卽宗藩受德深厚乃疏陳爲宗人干澤至

引不敏任儀部時能裨益貧宗尸而祝焉此
自門下借以風儀部顧不敏安得此耶然當
其時亦慨天潢之艱困思剔吏蠹而卹之大
都勢鬲而精不貫齎奏之役愚宗人與胥吏
爲奸利惟飭料條早覈請而毋沉抑或稍濟
一二爾東土兵荒交轅門下何以教之謹以
請又郎比部時毛端簡公命解律而采同曹
註輯爲書今梓完附上一部律仁書也精而

恕用之吏不得上下手亦行仁之一乎率勤
主臣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一終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二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書牘

益王潢南

竊惟河間樂善梁苑右文稱艷來茲垂光簡
乘而行德或遜于摛詞授簡多出于賓戲孰
如大王天潢萃秀江介歸仁左圖右書唐音
晉畫出以匠心運之風手吐納而元氣淋漓

揮洒則日星昭耀一言將重十五城之價微
侯奚啻十九枚之章卽龍準名宗方斯蔑焉
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而不敏璧東澍之陳
人也自謂何脩槩大王之心勤左右之眷始
自儀曹謂能少裨宗籙眷眷不忘繼焉東土
隆施娓娓庭實璀璨文光陸離捫省莫知所
報銘鏤曷已于藏謹西鄉九頓以謝并附一
芹用申下悃伏祈麾炤臨啓詹馳

呂蒼南中丞

蓋不敏入關而覘百二之國爲古今形勝雄
也已而走塞徼登虜情而知保釐全秦者之
未易焉拊循萌隸提衡吏治延袤業萬里餘
矣而天驕窺伺海西彎弓而脩隙者數十部
也遙制則懸軍而量于重門烽燧之隔駐節
則側處而苦于百城稟教之難兼聽並綏自
非元老文武爲憲者其孰與于此今者 聖

明西睠而屬之門下斯稱得人哉關中父老子弟涵濡汪澤舊矣竹馬載迎獲睹光儀而躍心加額謂天造我蒸黎再借福星也卽諸酋誓服寵靈亦將寒心膽而聽命何敢復肆其跳梁茲行也重召棠之清蔭壯方叔之元猷中外所爲翹跂而不敏倍用生色于邦國爾計前旌且發亡能樞灸請事掌記者以佈款款之惊心旌隨之西矣肅狀代申崇炤幸

甚

又

關中邁種不敏耳熟之今新仁重潤西人之
福也惟是火酋跋扈識者謂當一創而熟番
漸攜非加懷保勢必入虜虜得番而強中國
失番而逼後將何極知門下有石畫驅小醜
若振蒙耳不敏東土亡狀門下所悉而海波
未恬莫能爲計幸一一教之

王霽宇制府

門下拊綏上谷身寄社稷之安者十逾禩一
旦西川僂急借旄頭之重而救寧之因緣晝
遊覲省尊大人問勞玉關外事娛綵稱觴而
始啓行江臯飛鷁巫峽開雲益部占星光生
維斗毋論勒鉅蜚鴻卽遊不亦仙仙乎壯哉
播事不難于戡芟難于安集昔以桀獫狁代守
一隅今以析崩擔制千里非善後處置得宜

安能久恬于它日自門下臨蒞飭紀張綱威
惠流洽讀大疏犁然百世之畫乃今始有此
一方免宵旰西顧爾不佞性便長林出慙小
草日抱仙都之想唯是白下佳麗奉常清曠
得兼于吏隱屢與廷推知臣者主不遽奪我
清都課子之暇鍵扃習靜頗喻適志雪舟不
繫旦莫北山移至卽奉而歸矣天長鴻杳西
望延結會有遠叩者因之佈衷並有哀悵幸

垂啓焉家叔鄭如潮赴普安歿于烏撒寄頓
旅舍僕竄去而骨未歸寡妻皦皦哀號晝夜
籲天誓血以不歸夫襯卽下從之家計蕭洗
親屬零丁萬里胡由得返不佞聞之心折幸
遇仁丈總鎮三陟貴竹亦四履之地旅襯見
在西川可因以請寒邸勉處二人赴蜀之資
祈賜郵符早遂南還白骨再肉功德彌天亡
量也二人止具來資如不得請卽且立稿奚

止化者託在講世綢繆之誼必不虛遠道之行爾
樞寄異鄉復不知何狀更祈檄下烏撒停樞處所有司爲經紀交發庶免阻垂臨風拳跂

又

不敏東括款夫中溝斷質起家白下殊增小草之慙放夢青山且事侶麋之請不自意誤被新命濫寄衝邊當人心搖貳之餘拊循匪

易值夷情反覆之際讐伏爲艱惟有冰兢莫
知駕稅停雲仰斗心旌搖曳于西川躍鯉飛
鴻尺素忽傳于塞北豐詞溢楮絢五色其陸
離腴腴盈庭踰百朋之璀璨春生榆面感徹
蓬心恭惟門下文武憲邦道德經世三宣著
安攘之偉績全蜀收收謐之崇勛詎當拮据
之秋念存同好乃眷綢繆之顧問及友生開
臧如挹丰神拜賜有踰晉接至懷儷日高誼

薄雲謹泐八行代申九頓何時握手側注紫
氣于峨嵋卽日秉樞先溯仁波于錦水諸未
罄其款款容端佈于戔戔

鄧定宇少宰

長安聚首日夕切磨一別幾二十年各處中
林卽尺一時聞而晤言未卽契濶之懷如何
可喻方今清真粹朗舉世所稱麟鳳而吾儕
望爲山斗則有孰如門下者哉東山一起中

外翕然同心喜可知也南都委蛇倚檻長江
褰帷山色無異豫章西山佳勝神且益王矣
不佞十年塊處絕問長安靜中似窺一斑不
自意起家上谷一辭麋鹿便邇犬羊拮据戰
守殊非故況幸移大梁與諸公聚首兩月似
有省發而復有榆林之命矣前後出塞走萬
餘里亡論邊疆重地西事多艱非不佞所能
肩荷而蒲姿越羽棲逐北風調葆之謂何且

家有七十餘之老親身爲六千里之遊子皆
裂太行情緒難言日圖榆枋之快與韞菴丈
屈指海內高賢擬結歸宿之盟首注門下倘
以三事之餘爲六月之息不佞卽驚下謹命
兩屐以從毋謂風塵中人不足與進也冗次
率候下執事者薄具將意惟麾炤

李翼軒年丈

別久忽晤良不偶辱款惠慙渥依依兄弟之

雅卽恨別凌遽而領益不尠差足慰曠曲矣
蜀弱事知無能波執事者然於衷終不忘途
中展轉不寐比得旨歸之解驗者乃喜新京
兆可無問卽執事者益脫然矣席始爲帖友
生關情不知其所以然也不敏弟辭故山而
入白門白門詎不佳麗竟非吾土又溽暑鬱
蒸時事如之會諸公多忽忽不樂以奉常清
閒十日三視事而無可視退衙趺坐成居士

儘足兼隱而猶未厭其隱心山人固自宜山
奈何不悔其出耶門下以西湖爲鳳池德輝
斲下舉目逍遙而意指所及吏民蒙澤孳孳
奉公之願足爲臣鵠顧門下士附講世者不
少厚而禮之哺吐爲勞且多損餉寧不虞俸
入不足奉客耶兒輩應試戒勿溷掃門亦以
是故而會欲有復也以一力奏記願言珍重
不具宣

又

弟受芘宇下徼百世之惠於先人感刻無可
爲喻亦無可爲報長安近事不堪着耳至翁
丈此行則足撫胷世日多事而苦無多人復
不知愛而代造物作小兒何耶吾儕隨地盡
心必有所濟浮雲過虛安足滑我靈府唯蟲
能天齊以攻玉可乎按部之信昨始得之耿
叔丈欲走人相問則奉常齋役無可出疆者

政思附耿丈郵筒致尺一而使者翰貺臨之
矣下車旁午惠存故人乃爾深戢如天之誼
今邊功四奏中原凋瘁河決民殘隱憂不尠
顧惟此時宜借翁丈周誦來教已洞晰疾苦
如素咨諏試問乘軒誰哉爲此勤勤者往在
敝浙無念不徹窮簷卽三二民蠹之去伊誰
之力今其志豈二也根本重地盡肩之翁丈
祖宗寔式靈之矣弟懶嫚日甚幸處清邸寓

目風物多佳平生宦況此其最適且未作仙
都想爾率勒道謝侑之戔戔與麾炤焉

金省吾年丈

齊楚遙廓承三聞問而始得一歷下所寄亦
多浮沉能無離索之感彭君來奉手教如面
命讀諸刻簡實永利人人如老丈在在如楚
黎民有阻饑耶弟自受事東土兵荒轉集苦
心拯濟稍有存活始恨有司之不實心恤民

民無蓋藏一至此亦思爲善後計而未能也
今命之矣天下事須真才而有真心者方能
有濟寓內誠不乏才要一意爲公不顧訶讚
得失者亦難其人幸文自愛南倭北虜世所
深慮然果得人先幾調劑亦未足慮
窮事起足慮然果得人先幾調劑亦未足慮
內議紛拏世波萬態須二三元老開公心持
真是始足鎮而消之 主上過疑無親臣入

情過激無重臣竟將旁落而更局非有旋乾
轉坤手段青天白日心腸不足以挽回而底
定此則大足慮者弟歸矣仙都愚谷之間足
以老我靜觀精進鵬鷗逍遙其致一也行矣
勉旃無多談

又

自林叅軍附訊建州尺一多踈已聞居武林
而亦未走一介聞問則以齎捧返里便可握

晤不意其猶在白門也吾儕當事壹志奉公
不恤其它旣歸則藏身山水間遊方之外而
課子爲庭業第令當事無所效樹歸而汶汶
于徵逐又奚用此居諸爲也仁兄苦心七閩
一旦得請歸西湖有地可樂有畸人可往來
天以境與時奉我逍遙于三竺兩高間從雲
棲譚真諦回視鹿蕉蝶夢栩栩可發一喙爾
雙桂森立少者復英英生馥過庭之聞爲象

賢助則又足愉快矣弟出成小草想結長林
唯是白下佳麗奉常清閒三旬九押座退衙
扃戶高枕夢青山一遍起則課二三子江光
山色時一遊眺頗兼吏隱之致以是且寄婆
娑會推屢及幸主知臣聽守閒局得藏鄙拙
明歲四月滿考當避暑湖中課兩子于韜光
深處徐圖進止把臂徵心其在斯際乎先佈
之下執事敝衙一力供薪水不能遣行以毛

生爲郵幸進之

耿叔臺中丞

以十六七年之睽違得之一二日之晤對促
膝亡何摻袪爲別能不戀戀惟是真神相照
領略言意之表受益良多吾丈養邃徵之晬
盎不肖已瞠乎後今復決志六月之息德輝
千仞逾使我不可幾及矣夫風塵易以失脚
林岩易以放手間關努力精進維均吾丈依

目見堂集卷之三
三
販長翁日就高遠不肖絕塞離群日懼墮落
念之倍切冰兢也時已入關河山百二頗愜
壯遊而華嶽天畔畸人栖于雲窟攀崖扣證
亦自起予合併何時臨風悵結

萬丘澤司馬

蓋士有一日而定千古之契者大都兩賢相
值則然若不佞至無足比數而得此于門下
則媿莫知所繇也然因是自物色豈其一二

之足概于賢豪耶而敢忘鞭策以庶幾不終
棄于門下榆塞近幸息肩第西征之餘士馬
物故頗費料理而逢迎殊簡則時取門下贈
章及塞下曲擊節三嘆便如封狼居勒燕然
懦夫起色神道然王矣復借使者周搔脉絡
氣流精盎嗒焉就枕不知身之在邊頭而詣
華胥也門下之賜淪于肌骨若此謹佈戢悰
而候興處節鉞需材新命且下尚當效片言

于臺史今未能也

喻楓谷年丈

敝郡士萌離仁君哺乳十餘載孺慕如一日
卽不敏可知已每論興居茂適日肆力文章
抉玄造極遂將吞東奔太函而有之高臥長
吟不肯爲蒼生輒起爲樂亡涯政不足以樊
中道也復聞郎君崢嶸稅林當聯騫九萬乃
索庚子賢書尚未得姓字何耶弟自東歸伏

苦頗脩靜業仙都赤壁之上懸崖置屋與方
外栖之其西爲翔鳳岡風氣鬱盤作石室居
先室自治壙于其左以待徘徊愚谷祈仙之
閒蓋將老焉不意起補奉常辭而見尼遂走
入白門白門風物佳勝良朋亦輟清邸閒寂
儘足兼隱兩子習三禮者稍可鞭策五孫通
習章句中似一二可教倘異日得附驥尾于
諸郎君之後再稱年雅亦足愉快顧我兒子

安敢望仲謀也風便率爾佈訊一縑出自土
杼俚記聊吐野懷統惟麾內惠我德音

李夢池中丞

居常僚友磋切盡得脫落形骸坐鎮而披瀝
體貌外者罕矣以故日懼墮落察吏安民不
佞大媿之其機在世套日深精神不貫心欲
虛事欲實意指久孚或當有益若門下通志
成務俄頃間耳東封報寢海備當嚴然似不

宜大張皇私計關白志在必取朝鮮未敢輕
犯中國此酋狡于謀欲徑取本國則懼國人
者附欲分犯中國復懼勢難得利惟取朝鮮
而有之如虬髯之計退不失尉陀進可規他
利爾詳爲備而鎮以靜兩地均也逋徵敬聞
命第灾困之後題准秋八月乃輸當查促之
不敢緩也並以復

鄒肖岩年丈

不佞遊梁纔兩月爾此兩月者無日不領至
愛也飲我食我掖而教我二十五年離合之
曠悰一旦而脩之五六十日之摳炙若有作
之遇者而喜可知也亡何告違匆匆西發悵
然摻祛復不知其何以合何以睽若有妬之
者離情不可道已郊關執別高誼繾綣載而
入關紫氣在望而知已天中迢迢一方矣秦
地河山百二似足壯遊而華嶽崢嶸復大奇

絕雲霧之窟崎人所栖躡飛磴而問大還多
不鄙予而吐其秘密便飄飄有凌雲之想風
塵荏苒當不復能誤人無因與知己一披瀝
耳役旋率謝不盡願言

又

頃有便羽亟於聞問不自知其潦略也乃枉
使翰曠焉固承至損貺隆施則過情而重其
愧矣齊梁鄉稱少康仕者得優游從事今則

阻饑嗷嗷殊難調劑顧丈自易弟自難耳保
釐新澤繼夙惠而流卽鎮撫者受成以有造
于八郡之萌隸則丈以也弟子然遠知己而
處群公之上過莫予告而籌莫予借焦心蒿
目而亡當于兵荒之萬一安所得如曩者從
大夫後縱心便適乎夢寐豐草而讓賢喆豈
其不情歎語也明春當爲海上行觀蜃宇而
望洋益羨鯢鵬之逍遙矣春光已入汴柳舞

綵北堂委蛇之適可知家大人卽日可至第
問政無可當心恐不樂我甘旨幸諸孫繞太
公膝前或博驩咲耳丈令子峻疑掌珎與玉
樹觸目相映政足樂也長安中事種種新而
駭人所藉二三名碩負物望而結主知久當
曠消霧釋不者波靡烏乎定耶呵凍附使者
稱謝不展之衷容端致焉

梅衡湘制府

門下節鉞宣雲不敏深爲疆場抃躍酋王據
邊外主萬部呼吸九塞繫之而板并華人寔
繁有徒鄉虜虜疆鄉華華利其機伏于芻芒
而利害關之要徼然此輩久欲內附以款不
得亟收倘先時調縻之一旦罷款或爲我用
不佞往在赤城蓋亦畱意口北諸虜與收一
臂力門下西夏奇績虜已誓心卽今奉琛惟
謹無敢有越志焉縱操自我收華人以摧狼

子幕南無庭一指顧間耳此非門下誰望者
不敏初受事卽輟兵荒未能申咫尺之候良
抱耿耿而翰貺儼然臨之感念綦情銘汗交
集謹附使者以謝東土災祲幸主恩稠渥不
至決裂撫循無狀則章章甚也門下何以教
之

焦漪園太史

白下得坐春風渥聞緒誨受益良深銘鏤非

世法能喻也一朝出塞萬里臨戎流沙滿目
顧影寡儔回首鍾雲邈焉河漢不無離索之
感惟是金革在前犬羊當戶境足鍊心事難
障理時時有警磨處此番撒手或稍有長進
耳門下智空千古息假六月知當深造無用
裴徊竊惟朝聞夕可孔氏機宗晝夜通知開
物成務不落空言唯求真詣試觀無限玄言
無限英爽到底孟浪虛憍毫無干涉不肖近

倍省思無因就正有道惟門下無有遐心痛
與針砭倘少相應敢忘明德八行佈謝並以
爲請

余漢城年丈

門下坐百尺樓上左圖右史綵毫所揮山川
生色視鹿鹿塵壻中人若瓶蚋啾鳴良足快
矣獨仁意橫目之民且爲杞緯念乎不敏歸
伏仙都愚谷間亦喻適志不自意有奉常之

命控辭見尼夙慕鳳臺燕磯之勝疆起作白
下遊風物故佳曹務全簡儘足藏拙然著目
時事復忽忽不樂雪夜之棹政已興盡返矣
四明剡曲平生嚮往有門下地主安得不一
命屐先聞左右當爲我下一榻也晤次公如
見門下鳳毛采采遠大爲期促告歸覲不能
款曲爲悵率勒尺一候興居并謝教貺遊記
一首附正倘藉引玉無靳報瓊

唐凝菴奉常

前出塞時得請益門下今十年往矣頃過毘
陵欲奉謁門下聞之陽羨遂以霄度惟門下
孫而曾不佞所携幼子出塞者亦旣壯而爲
博士子弟且稱父焉安得不速老政自足念
也天生才謂何而門下卷而懷之餐陽羨之
秀而忘寓宇非天生門下指而莫知其所爲
解時事日紛拏豈便能忘情抑固有時耶不

倭前後兩出塞與戰虜角居東拮据兵荒精
隨銷亡幸伏塊山中日遊方之外稍延喘息
絕無意於世矣起家控免不得而赴容臺平
日慕金陵之勝俛而收之公門清閒真足兼
隱無那觸事杞憂時有新感不得澆之酒又
不能遣之書則從繩床趺焉而課二三子以
送日顧不能得明師師之今幸而受業于董
先生汪汪千頃不佞見而消鄙吝不獨二三

子也道門下居常齒及不佞乃遂惠然不佞
感幸亡量輒因其從者率勒候興處縷縷之
衷非言能旣也俚記一首附正且以知近況
耳

田庚堂集卷之三十三終